

館務工作

館藏《籌海圖編》板本述略

特藏組 謝鶯興

《籌海圖編》十三卷，館藏「天啓本」與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(以下逕稱「四庫本」)兩種，皆題「明胡宗憲撰」。

是書記載明代防剿倭寇的事蹟，內容包含從廣東、福建、浙江、直隸至山東、遼東等地的沿海輿圖、各地倭變事蹟、海防(含防地及人員編制)及各地事宜，中日之間歷代的外交概況(含中國歷代使倭及倭國入貢)，日本事蹟概述(含天文、地理、文化、人民嗜好及船、刀、戰術等)與日本國圖，歷次明朝對抗倭寇的戰爭、遇難殉節事蹟，禦倭之經略及各式軍器圖譜、圖說等等，範圍相當廣泛。

由於明「自嘉靖中倭寇犯兩浙，沿海郡縣被害最深」¹，《籌海圖編》的作者也「事咸躬歷，禍實膚受」²，因此，記載各處倭變顛末是「悉據所在公移及諸公奏稿摭實書之」；各省事宜，則「或採奏疏，或據誌籍，或訪輿論」；關於海防長策，則是採用「已經裁定施行顯有成績者」。³

明范惟一云是書「備掌故，資救時之畫」⁴，明吳鵬於〈重刻籌海圖編序〉更說「是書也，固戡亂之要術，兵家得失之林」⁵。四庫館臣認為「守土者以海防為首務」⁶，稱《籌海圖編》對「於明代防亦云詳備」，而將是書收錄於〈史部·地理類·海防之屬〉。

由於時代的變遷，《籌海圖編》的部分內容已不合時宜，明鄧鐘〈籌海重編題後〉引蕭彥新云：「籌海舊有圖編，今昔稍異，子其(按：指鄧鐘)校之」⁷，於是鄧鐘與童元鎮「芟繁剔穢，參以續聞，而相為訂正」⁸，誠

¹ 引〈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十卷提要〉語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存目四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² 見「康熙本」《籌海圖編》〈凡例〉語，藏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。

³ 以上皆見《籌海圖編》〈凡例〉。

⁴ 見嘉靖壬戌年(四十一年，1562)范惟一〈籌海圖編序〉，收於「康熙本」。

⁵ 明隆慶壬申年(六年，1572)撰，收於「康熙本」。

⁶ 引〈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十卷提要〉語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存目四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⁷ 是篇撰於萬曆壬辰年(二十年，1592)，見影鈔明萬曆本《籌海重編》附錄，藏國家圖書館。

⁸ 引費堯年萬曆壬辰年(二十年，1592)撰〈籌海重編後序〉語。另，蕭彥新〈籌海重編

如四庫館臣在〈江南經略八卷提要〉⁹云：

是編為江南倭患而作，兼及防禦土寇之事。

並說此書：

蓋專為當時而言，故多一時權宜之計。

雖然是就《江南經略》一書而說，但也可用來說明當時海防書籍編撰的時代性。所以從《籌海圖編》刊行以後，有關海防的著作，根據是書加以修定或重編的，不乏其人，如明鄧鐘的《籌海重編》、范涑的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及王在晉的《海防纂要》等書皆是。因而該書的價值也不容抹煞，〈江南經略八卷提要〉云：

所列江海之險要、道路之衝僻，守禦之緩急，則地形水勢今古略同，未嘗不足以資後來之考證，究非紙上空談，檢譜而角觚者也。¹⁰

亦可用來說明《籌海圖編》的時代性。

《籌海圖編》的作者，「天啓本」、「四庫本」及〈籌海圖編提要〉皆題「明胡宗憲撰」，佐以〈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提要〉云：

自嘉靖中倭寇犯兩浙，沿海郡縣被害最深。故守土者以海防為首務，胡宗憲作《籌海圖編》。後續之者，有《海防考》、《海防類考》諸書。而沿革不常，每有闕略。¹¹

《江南通志》卷 193〈藝文志·子部·兵謀類〉明代部份著錄：

《籌海圖編》績溪胡宗憲。¹²

似乎《籌海圖編》的作者為胡宗憲，是毫無疑問。然而，〈鄭開陽雜著十一卷提要〉條，載是書係明鄭若曾所撰，並云：

是書舊分《籌海圖編》、《江南經略》、《四隩圖論》等編，本各自為書。國朝康熙中，其五世孫起泓，及子定遠，又刪汰重編，合為一帙。¹³

提及鄭若曾撰有《籌海圖編》。又〈馭倭錄九卷提要〉條，云：

刻序〉亦如是說。

⁹ 明鄭若曾撰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·兵家類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⁰ 明鄭若曾撰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子部·兵家類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¹ 明范涑撰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存目四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² 清黃之雋等撰，清乾隆二年(1737)重修本，台灣華文書局，民國 56 年 8 月初版。

¹³ 按鄭開陽即鄭若曾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一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是編乃其為兵部主事時採明一代倭寇事蹟，自序以為薛浚《考略》、王文光《補遺》、鄭若曾《籌海圖編》，多取野史為證，往往失真，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出。¹⁴

認為鄭若曾《籌海圖編》等書「多取野史為證，往往失真，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出。」且〈籌海重編提要〉條亦云：

鐘字道鳴，晉江人，萬曆二十年倭大入朝鮮，海上傳警。總督蕭彥命鐘取崑山鄭若曾《籌海圖編》，刪其繁冗，重輯成書。¹⁵

此三篇〈提要〉皆認為《籌海圖編》的作者是鄭若曾，顯示四庫館臣對《籌海圖編》作者的認知上已見差異。

究竟《籌海圖編》作者是「胡宗憲」或「鄭若曾」？清乾隆時期四庫館臣並未詳加考訂，然而到了近代，日人後藤肅堂、繆鳳林、王庸、王重民、日人田中健夫、大友信一、石原道博、及屈萬里等數位先生，陸續在他們的文章或所作目錄提要中談及此書的作者問題。¹⁶可知中日諸位學者，除研討兩國間的歷史、文化間的關聯外，對《籌海圖編》的作者問題，也加以關注與探究。而梁容若〈籌海圖編的版本〉¹⁷，汪向榮〈關於籌海圖編〉¹⁸，皆論述是書的刊刻源委，汪氏並詳加考證該書的作者係「鄭若曾」，

¹⁴ 明王士騏撰，見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雜史類存目三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⁵ 明鄧鐘編，見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存目四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⁶ 日人後藤肅堂、繆鳳林、王庸、王重民、日人田中健夫、大友信一、石原道博幾位先生(刊載時間先後加以排列)文章未見，係根據汪向榮〈關於籌海圖編〉記載。收於《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》頁 159--217，湖南長沙岳麓書社，1985 年 2 月。按，1.據《中國史學論文索引》知繆鳳林的〈籌海圖編與經略復國要編〉，發表於《史學雜誌》第 1 卷第 4 期，民國 18 年。2.王庸《明代海防圖籍錄》(見《清華週刊》第三十七卷 9、10 兩期，是民國 21 年 5 月)亦云：「南京《史學雜誌》第 1 卷第 4 期有吾友繆鳳林君作此書提要，詳考其作者為鄭若曾而非胡宗憲。」3.日人後藤肅堂〈關於倭寇史料籌海圖編〉，據汪向榮所記，刊載於《東洋文化》第 42--44 等四期，時間在昭和 2 至 3 年(1927--1928)間。4.王重民於民國 35 年應普林斯頓大學之聘，為該大學的葛斯德文庫編纂書志，即《葛斯德文庫善本解題》，今見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卷二史部地理類邊防之屬(頁 176)「籌海圖編十三卷」條。按，1966 年屈萬里「取王氏(指王重民)舊稿，與原書一戡對。誤者正之，遺者補之。……復以王氏舊稿，與所著《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錄》相似，其體例有須更易處；乃置舊稿，重寫斯編(見〈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跋〉)。」

¹⁷ 見《書和人》第 273 期，民國 64 年 10 月 25 日。

¹⁸ 收於《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》頁 159--217，湖南長沙岳麓書社，1985 年 2 月。

而非胡宗憲，由於其考訂頗為詳盡，此不再贅述。

汪氏提出《籌海圖編》，除明嘉靖初刻本外，另有隆慶本、萬曆本(用嘉靖初刻板重刷)、天啓本及清康熙本(汪氏認為康熙本不是嘉靖本與隆慶本的重刻本，而是在此二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補的)等四板五印。本館因僅藏「天啓本」與「四庫本」二種，故敘述館藏二種板本之板式行款及收錄內容的異同。

1.天啓本

A.板式行款：白口，單魚尾，四邊單欄。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。板框 15.0×20.3 公分。魚尾下題「籌海圖編卷之○」及葉碼。卷之首行題「籌海圖編卷之○」，次行上題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」，下題「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」，三、四行間上題「孫舉人胡燈」，下題「舉人胡」「鳴岡」「階慶」「全刪」。扉葉橫題「新安少保胡宗憲編輯」，右題「茅鹿門先生鑒定」，左題「本衙藏板」，中間書名題「籌海圖編」。

B.收錄內容：

卷次	內容	細目
卷首	明嘉靖壬戌(四十一年,1562)茅坤<刻籌海圖編序>、明天啓甲子(四年,1624)胡思仲<籌海圖編敘>、<籌海圖編目錄>、<凡例>、<參過圖籍>	
卷一	輿地全圖、沿海山沙圖	分：廣東沿海山沙圖、福建沿海山沙圖、浙江沿海山沙圖、直隸沿海山沙圖、山東沿海山沙圖、遼陽沿海山沙圖
卷二	王官使倭事略(入倭針經附)、倭國入貢事略、倭國事略(倭國圖入寇圖附)	
卷三	廣東沿海郡縣圖、廣東倭變紀、廣東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廣東事宜	廣東沿海郡縣圖分：廉州府圖、雷州府圖、高州府圖、廣州府圖、

		惠州府圖、潮州府圖
卷四	福建沿海郡縣圖、福建倭變紀、福建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福建事宜	福建沿海郡縣圖分：漳州府圖、泉州府圖、興化府圖、福州府圖、福寧府圖
卷五	浙江沿海郡縣圖、浙江倭變紀、浙江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浙江事宜	浙江沿海郡縣圖分：溫州府圖、台州府圖、寧波府圖、紹興府圖、杭州府圖、嘉興府圖
卷六	直隸沿海郡縣圖、直隸倭變紀、直隸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直隸事宜	直隸沿海郡縣圖分：松江府圖、蘇州府圖、常州府圖、鎮江府圖、揚州府圖、淮安府圖
卷七	登萊遼海圖、登萊遼海倭變紀、登萊遼海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登萊遼海事宜	登萊遼海圖分：登州府圖、萊州府圖
卷八	倭患總編年表、寇讎分合圖譜	嘉靖以來倭奴入寇總編年表、寇讎分合始末圖譜
卷九	大捷考	望海塢之捷、王江涇之捷、平望之捷、陸涇壩之捷(按本文作「陸經壩之捷」)、橫涇之捷(按本文未見此篇)、龔山之捷(按文內作「後梅之捷」)、清風嶺之捷、仙居之捷、乍浦之捷、紀勦徐海(按本文作「紀剿徐海本末」)、後梅之捷(按本文作「龔山之捷」)、金塘之捷、擒獲王直、舟山之捷、淮陽之捷、寧台溫之捷、附平倭錄
卷十	遇難 ^四 節考	
卷十一	經略一	分：敘寇原、除內逆、定廟謨、擇將材(御將附)、實軍伍、選士卒、恤軍屬、精教練、足兵餉、

		清屯種、汰冗食、慎募調(客兵附)、集眾謀、收圖籍、定武略、鼓軍氣、公賞罰、禁妄殺、處首級、恤傷殘
卷十二	經略二	分：禦海洋、固海岸、勤會哨、謹瞭探、重鄰援、散賊黨、慎招撫、擇守令、拯民窮、嚴城守、築城堡、廣團結、行保甲、降宣諭(用間諜附)、通貢道、開互市
卷十三	經略三	分：兵船：廣東船圖說、大頭船圖說、尖尾船圖說、大福船圖說、草撇船圖說、海滄船圖說、開浪船圖說、高把梢船圖說、艫 ^ㄉ 船圖說、蒼山船圖說、八槳船圖說、鷹船圖說、漁船圖說、網梭船圖說、兩頭船圖說、蜈蚣船圖說、沙船圖說、船棹圖說、兵船總說、兵船稍手論。兵器：粵兵盔甲圖說、燕尾牌圖說、挨牌圖說、藤牌圖說、銅發貢圖說、佛狼機圖說、烏銃圖說、銃圖說、子母炮圖說、一窩蜂圖說、天墜炮圖說、地雷圖說、大蜂巢圖說、火妖圖說、火藥桶圖說、火磚圖說、噴筒圖說、火器圖說(按，此條未見內文)、砲圖說、兩廣藥箭圖說、邊箭圖說、弩箭圖說、伏弩圖說、馬箭圖說、火箭圖說、神機箭圖說、標鎗圖說、長鎗圖說、梨花鎗圖說、狼筈圖說、棍圖說、天

		蓬鏐圖說、偃月刀圖說、劍圖說、 唧枚圖說、兵總器(按，此條未見 內文)
--	--	---

按，胡思仲的〈籌海圖編敘〉云：「少保公曾孫維極，以是編原板燬於鄰焰，不忍泯先澤，獨捐金重梓。」據是說，胡維極重刊《籌海圖編》的原因是「原板燬於鄰焰，不忍泯先澤，獨捐金重梓」，故署「胡宗憲編輯」，或因「天啓本」的流傳較廣，《千頃堂書目》、《明史藝文志》及《四庫總目》均據此而著錄。而此一刻本，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、中研院史語所均見收藏。

2.四庫本

A.單魚尾，四邊雙欄。半葉八行，行二十一字；小字雙行，行十九字。¹⁹板心上方題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，魚尾下題「籌海圖編卷○」及葉碼。卷之首行題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，次行題「籌海圖編卷○」，三行題「明胡宗憲撰」。

B.收錄內容：

卷次	內 容	細目
卷首	提要	(目錄則分散各卷之首葉，有：卷一目錄、卷三目錄、卷四目錄、卷五目錄、卷六目錄、卷七目錄、卷十一目錄、卷十二目錄、卷十三目錄)
卷一	輿地全圖	廣東沿海山沙圖、福建沿海山沙圖、浙江沿海山沙圖、直隸沿海山沙圖、山東沿海山沙圖、遼陽沿海山沙圖
卷二	王官使倭事略附太倉使往日本針路、倭國朝貢事略、倭國事略附日本國圖	
卷三	廣東沿海總圖、廣東兵防官考、	廣東沿海總圖分：廉州府圖、雷

¹⁹ 館藏係台灣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》，故不著錄板框之大小。

	廣東倭變紀、廣東事宜	州府圖、高州府圖、廣州府圖、惠州府圖、潮州府圖
卷四	福建沿海總圖、福建兵防官考、福建倭變紀、福建事宜	福建沿海總圖分：漳州府圖、泉州府圖、興化府圖、福州府圖、福寧州圖
卷五	浙江沿海總圖、浙江兵防官考(兵制附)、浙江倭變紀、浙江事宜	浙江沿海總圖分：溫州府圖、台州府圖、寧波府圖、紹興府圖、杭州府圖、嘉興府圖
卷六	直隸沿海總圖、直隸兵防官考、直隸倭變紀、直隸事宜	直隸沿海總圖分：松江府圖、蘇州府圖、常州府圖、鎮江府圖、揚州府圖、淮安府圖
卷七	山東沿海總圖、山東兵防考、山東事宜、遼陽圖、遼陽兵防官考、遼陽事宜	山東沿海總圖分：登州府圖、萊州府圖
卷八	嘉靖以來倭奴入寇總編年表、寇亂分合始末圖譜	
卷九	大捷考	望海碭之捷、王江涇之捷、平望之捷、陸涇壩之捷、後梅之捷、清風嶺之捷、仙居之捷、乍浦之捷、紀勦徐海本末、龔山之捷、金塘之捷、擒獲王直、舟山之捷、淮揚之捷、寧台溫之捷、平倭錄
卷十	遇難殉節考	
卷十一	經略一	分：敘寇原、除內逆、定廟謨、擇將材(御將附)、實軍伍、選士卒、恤軍屬、精教練、足兵餉、清屯種、汰冗食、慎募調(客兵附)、集眾謀、收圖籍、定武略、鼓軍氣、公賞罰、禁妄殺、處首

		級、恤傷殘
卷十二	經略二	分：禦海洋、固海岸、勤會哨、謹瞭探、重鄰援、散賊黨、慎招撫、擇守令、拯民窮、嚴城守、築城堡、廣團結、行保甲、降宣諭(用間諜附)、通貢道、開互市
卷十三	經略三	分：兵船：廣東船圖說、尖尾船圖說、大頭船圖說、大福船圖說、草撇船圖說、海滄船圖說、開浪船圖說、高把梢船圖說、艫 ^ㄉ 船圖說、蒼山船圖說、八槳船圖說、鷹船圖說、漁船圖說、網梭船圖說、兩頭船圖說、蜈蚣船圖說、沙船圖說、船棹圖說、兵船總說、兵船稍手論；兵器：粵兵盔甲圖說、燕尾牌圖說、挨牌圖說、藤牌圖說、銅發貢圖說、佛狼機圖說、烏銃圖說、銃圖說、子母炮圖說、一窩蜂圖說、天墜炮圖說、地雷圖說、大蜂窠圖說、火妖圖說、火藥桶圖說、火磚圖說、噴筒圖說、火器圖說(按，此條未見內文)、砲圖說、兩廣藥箭圖說、邊箭圖說、弩箭圖說、伏弩圖說、馬箭圖說、火箭圖說、神機箭圖說、標鎗圖說、長鎗圖說、梨花鎗圖說、狼筈圖說、棍圖說、天蓬鏟圖說、偃月刀圖說、劍圖說、唧枚圖說、兵總器(按，此條未見內文)

按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於〈籌海圖編提要〉條題「安徽巡撫採進本」，但仔細核對「天啓本」與「四庫本」的目錄及收錄內容後，二者雷同之處頗夥，就其所缺之處觀之，四庫本當出自「天啓本」。

雖然明胡維極曾提出「原板燬於鄰焰，不忍泯先澤，獨捐金重梓」²⁰之說，然據館藏「天啓本」的一些跡象，對照臺灣地區所藏之板本，發現如下之問題：

1.館藏「天啓本」的問題

A.板面有明顯的剝改易刻的痕跡：如卷首題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與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」、「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」及本文等三者的字體明顯的不同，且卷三之目次葉缺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，並可看出有剝損之痕跡。

B.板心之葉碼處間見墨釘或一葉出現兩個葉碼者：如卷五，頁十四版心「卷之」下有墨釘；頁碼處有墨釘，同卷之頁九及頁四十九葉碼在下，原位置成墨釘；頁廿五葉碼有兩個「廿五」。

2.他館藏「天啓本」的比對

A.台灣大學藏有「天啓本」一套，其卷三之目次葉亦缺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。

B.國家圖書館藏題為「天啓本」者有三，一為微捲本，一本無「新安胡宗憲輯，茅鹿門校，本衙藏版」之扉葉，一為有「新安胡宗憲輯，茅鹿門校，本衙藏版」扉葉者。其中有扉葉者之卷三目次葉卻保有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。

3.中研院史語所藏題「明胡維極重校」之刊本有二，一題為「嘉靖四十一年刊本」，一題為「天啓四年重刊本」，經仔細核對後，與東海所藏「天啓本」板式行款、剝損、墨釘及葉碼重複出現之處完全相同，惟所謂「嘉靖四十一年刊本」缺明天啓四年胡思伸〈敘〉，此當因是書僅附明嘉靖四十一年茅坤〈序〉而誤判的結果。

就上述所見諸種現象推之，已見之「天啓本」即有二種：一為卷三缺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者，一為卷三有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者。參酌汪向榮〈關於籌海圖編〉(頁 165)所見到的：

北京圖書館另藏有一用嘉靖初刻板另刷的印本，也就是日本靜嘉

²⁰ 見「天啓本」《籌海圖編》胡思伸〈籌海圖編敘〉。

堂文庫收藏，而在田中健夫、大友信一和石原道博文中，亦目為嘉靖本一種版本。這印本除了極少數張頁和嘉靖初刻本的不同以外，其餘無論字體、行字數乃至象鼻中書吏姓名等完全相同。但最明顯的卻是每卷第二行署名那一行，卻和前見的嘉靖本完全不同，雖然仍占一行，但文字已改為：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孫舉人胡燈重校 昆山鄭若曾編次。

可以理出下列幾個問題：

A.汪氏所謂的「用嘉靖初刻板另刷的印本」，是否即為託言「原板燬於鄰焰，不忍泯先澤，獨捐金重梓」的「天啓本」？胡維極僅是將「嘉靖刊板」抽換部份板面(序文)，並挖改部份署名，形成為所謂「天啓本」的面貌？汪氏明言：「這印本除了極少數張頁和嘉靖初刻本的不同以外，其餘無論字體、行字數乃至象鼻中書吏姓名等完全相同。但最明顯的卻是每卷第二行署名那一行，卻和前見的嘉靖本完全不同，雖然仍占一行，文字已改為：『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孫舉人胡燈重校 昆山鄭若曾編次』。」然而「天啓本」象鼻中未見書吏姓名，卷首第二行題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²¹」，第三、四行間題「孫舉人胡燈²²」「舉人胡」「鳴岡²³」、「階慶²⁴」「全刪」等字，似乎多出三、四兩行間的題字。但同樣

²¹ 按胡維極事蹟不詳，《績溪縣志·嘉慶志》卷九〈選舉志·援例〉僅云：「胡維極，龍川人」，與《績溪縣志·乾隆志》卷七〈選舉志·恩蔭〉，「胡桂奇」條云：「龍川人，以父宗憲蔭入監，授南京左府都事。」「胡松奇」條云：「龍川人，以父宗憲蔭授錦衣衛副千戶。」「胡焯」條云：「，號見梅，龍川人，胡宗憲孫，以世襲授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。」「胡維封」條云：「焯子，世襲僉事。」「胡維鑣」條云：「宗憲曾孫，仁和縣生員。」「胡廷鐸」條云：「宗憲裔孫，蔭仁和縣生員。」不知是否即為「曾孫庠生胡維極」。臺北市績溪同鄉會重印並增附補編，清乾隆 21 年 3 月修編，嘉慶 15 年孟春月修編，民國 52 年 2 月重印並增附編。

²² 按胡燈，胡燈，萬曆十三年(1585)舉人。見《江南通志》卷 129〈選舉志·舉人五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《績溪縣志·乾隆志》有傳，臺北市績溪同鄉會重印並增附補編，清乾隆 21 年 3 月修編，嘉慶 15 年孟春月修編，民國 52 年 2 月重印並增附編。

²³ 按胡鳴岡，天啓元年(1621)舉人。見《江南通志》卷 130〈選舉志·舉人六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《績溪縣志·乾隆志》有傳，臺北市績溪同鄉會重印並增附補編，清乾隆 21 年 3 月修編，嘉慶 15 年孟春月修編，民國 52 年 2 月重印並增附編。

²⁴ 按胡階慶，萬曆四十三年(1615)舉人。見《江南通志》卷 130〈選舉志·舉人六〉，

都出現「孫舉人胡燈」的名字，「天啓本」之「孫舉人胡燈」等字是否原本就是「崑山鄭若曾編次」等字的位置呢？而「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」等字原先即為「孫舉人胡燈重校」，那麼所謂的「用嘉靖初刻板另刷的印本」，當是萬曆間剗改嘉靖板再重刷的刊本。然而汪氏所云卻「仍佔一行」，而天啓本則分屬兩行，此一差異有待嘉靖本的比對。

B.若「天啓本」果真是胡維極據「嘉靖刊本」重刊，既是他的「捐金重梓」，其扉葉題「茅鹿門先生鑒定」者，尚可理解係據「茅鹿門先生鑒定」本重刊，並欲藉茅坤之名以為本書定位。但扉葉又題「本衙藏板」，這又要如何解釋呢？²⁵

C.「天啓本」卷三目次葉缺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之刊本，當早於存有「孫舉人胡燈」五字之刊本者。此一現象是否即胡維極於剗改刷印後，在某一機緣下發現此一遺漏，於是重新填補再行刷印，以致於有此兩種情況的存在。若是據舊板剗改者，究竟是剗改何板，而因作業的不小心而留下此一線索以供後人推測？尚待蒐輯更多證據以為佐證，姑記之俟考。

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5 月本校 e-dissertation 之使用量統計表

採編組 曲小芸製

本館 e-dissertation(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數位典藏聯盟)自 2002 年 12 月加入，迄 5 月止，各月的使用量統計，據悉名列聯盟之第二位，實乃可喜可賀，各月之使用之次數如下：

年 月	檢索次數	PDF 下載次數	E-mail 次數	列印次數	索引載次數	小計
2002 年 12 月	363	138	0	4	3	508

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《績溪縣志·乾隆志》有傳，臺北市績溪同鄉會重印並增附補編，清乾隆 21 年 3 月修編，嘉慶 15 年孟春月修編，民國 52 年 2 月重印並增附編。

²⁵ 雖然明隆慶壬申年(六年，1572)吳鵬撰<重刻籌海圖編序>提及：「籌海圖編者，崑山鄭伯魯氏綜群策而成之者也，……復議同巡按御史虬峰謝公、巡鹽御史玉崗張公，爰取《籌海圖編》屬之藩司，且曰：是書也，固戡亂之要術，兵家得失之林也。顧刻久漫漶，難於考質，其重刻以示諸疆圉之臣、介冑任使之士。」亦屬官府刊刻，但序中明言鄭若曾「綜群策而成之者」，已見未泯鄭氏之功，故胡維極應非據此書板抽換。見「康熙本」《籌海圖編》，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。